

3744 卷 五

中國經濟史綱要



村女搭救游擊隊

林
曦

開場

牡丹花好要綠葉扶持

活潑的魚兒離不開江

人山人海人人攆起手

打游擊還得百姓來幫



青年的男兒性子剛強

捐起來鋼槍去打東洋

青年的女兒作什遮事



3 2173 0242 5

才不體國家養我一場？



青年的女兒一樣逞強，

熱心愛國，保住家鄉，

多少女兒搦槍殺敵去，

多少婦女查路守村莊。



東海邊有個鄉下姑娘，

熱情愛國把游擊隊幫，

這段軍民合作好榜樣，

請各位細聽我說端詳：



第一段

說的是冀東，道的是冀東，
就是那河北省東部，

右邊靠近渤海，

左邊挨着北京。

這一塊地方早叫日本鬼子兵佔了，

老百姓無處投奔，住不放鬆。

有一戶人家茅草屋裏住，

一夥兒三口正在把氣生。

當家的男人四五十歲，

黑瘦的面皮毛茸茸前胸，

眯着眼睛哭一喪着脸，

手拍得桌子叭的一聲，

嘴邊掛着罵，

怨聲唉氣罵給屋裏人聽：

「你這個婆娘，

你這個惡豬精！

早你不生，

晚你不生，

偏趕着青黃不接的荒春上，

討債的逼得人耍跳坑，

你把娃娃來生，

剛買過他媽的膏藥，

護路捐款還沒繳清，

你又竊出個孩子來，

「孩子捐」可怎麼放落空？

一來又是三連，

簡直將我老命！

銀元都逼着換成老頭票，

糧食也變了統制賣不成。

你這個婆娘，

你這個母豬精，

就讓我們餓住肚子不吃不喝，

可那里找現銀，

去填那鬼子漢奸們

填不滿的坑？」

一邊說話一邊發恨，

又接連着嘆息了好幾聲。

外邊嘆息裏邊嘆息，
有氣無力帶着哭嚶嚶：

「自己還活不過去，

誰願把娃子生，

你罵，你吵，

吵罵也是不行。

誰叫咱們當了亡國奴，

誰人家剝皮刮肉呢，

終究是活不成。」

外邊氣噁噁，

裏邊哭嚶嚶，

這不像活人世間的人家，

簡直是黑暗地獄第十八層，

一股冤氣正凝結不散，

門角落里，站起來姑娘喊了一聲，

「爹，你老人家別生氣啦，

吵吵鬧鬧算什麼事情，

媽的身子還弱着呢，

又被孩子也怕受驚。

兩個裏頭再有一個逼出窮，

不給你老人家又添煩一層？

人家叫我們死，

至死也得硬撐，

來啦，我給你老人家裝一袋煙，

你到外邊張羅張羅看看行不行。」

愈顧見羅麗生來養子，

閨女面前可有點心痛，
聽說話不由自己歎了她一眼，
姑婆她搭拉着眼皮眼圈兒紅，
已是十七八的大姑娘啦，
穿一件藍布褂子補幾塊摺釘，
印花布褲子拖拉着褲腿，
舊洋襖子褪色了水紅。
當爹的不能養家把錢賺，
叫姑婆天天跟着把氣生，
想到這裏婆婆掉下一滴淚，
差一點兒沒有放悲聲。
眼看就要出門子了，
叫我可拿什麼來賠送？

日本鬼子還買幾件衣服，

男家是沒錢去買，不敢把親迎。

日本鬼呀日本鬼，

你到處跟窮人作對，吸血又吮髓漿。

老頭子想到這里，火氣直冒，

恨不得一把烈火燒了日美營。

姑娘在一旁，

心裏弄不清：

怎麼地眼皮一擠，掉下一滴淚？

忽然間，却又擰着眉毛，眼發紅？

試試探探說了一句話：

「爹呀爹，你先到張三叔家裏坐坐，
把氣平一平。……」

「評提醞了老頭子，

「對，」你看他站起身來氣勢兇兇，

喊一聲姑娘：

「你爹如今只剩下這一條路，

我馬上找你三叔去應承，

他老早教我打通游擊隊，

也是我年老心小沒敢答應。

就去，就去，我這就去，

去幫助游擊弟兄打退日本兵。」

一夾煙袋大步往門外走，

屋裏頭老婆叫道：「你別用發瘋！」

姑娘進房叫一聲：「媽！」

您別操心隨他去任實行。

月子裏頭您還不知道哩，
莊南莊北頭，

多少人家把游擊隊通。

馬二嫂子悄悄地給我講，

他們的馬二也當了游擊兵。

前幾天鬼子汽車砸壞十幾輛，

都是那游擊隊們砸的能。

只要鄉下人和軍隊合作得好，

好幾縣的鬼子嚇得不出城。

人家游擊隊，

個個有本領，

不抽捐，不派款，

不敲勒索百姓。

吃苦耐勞不怕死，

一心一意要把日本平。

媽呀媽呀您不用害怕，

聽人說張大戶家都窩藏着兩三名。」

閨女這裏，正把媽媽勸，

忽聽大門吱噠了一吱噠。

第二段

大姑娘手把着窗戶台兒往外看。

見他爹爹領着一個外鄉男，

咧襟兒黑布小襖繫一條戰帶，

老藍布褲子爛幾個小窟眼，

黃毡帽坎着一張寡骨臉，

跟本莊的年青小夥沒啥不一股。

老頭兒把客人往堂屋裏讓，

拉過個草墩兒坐在門前。

先喊姑娘快點燒開水，

擦擦煙嘴連忙遞一鍋煙，

老臉上頭堆下實心的笑說：

「這可叫你們辛苦了二三年。

看你年紀還沒有多大，

什麼時候開頭游擊肚子恁地全？

殺多少鬼子打過幾次仗，

跟我這鄉巴佬兒談一談。」

姑娘在屋裏燒着開水，

耳朵可留在堂屋裏邊。

只聽見那個小夥「嘿咿」一聲笑，

開口把老伯賊得香甜。

「我十八歲加入的游擊隊，
這兩年打仗的故事嘛，

說也說不完。

單說這一回「遵化之戰」，
我們的人數二百敵人兩千。
上去是東莊一個西莊一個，
晚集合就像那神兵降下天，
同時攻打他四五個據點，
他的汽車雖快也照顧不嚴，
從拂曉直打到三更夜半，
直殺得他死屍遍地到處亂竄。

有四十個敵兵竄到王莊去。

見好些百姓饑餓往上端。

吃飽喝足倒頭睡大覺，

睡到半夜一個個受了拴，

我們的人馬早在這兒佈置好，

專等他老虎上吊桿。」

老頭聽說一拍大腿，

「要治鬼子就只有這般。」

姑娘聽得忘了燒火，

猛醒來拉把柴火，弄了一屋子煙。

那小夥又說：

「仗也不盡是容易打，

拉起褲腿你看看：

這裏一個癰，

這裏一個癰，

這一條刀口肉皮剛合嚴，

有一次打了交手仗，

我一把大刀一拼三。

砍死兩個活捉住一個，

我的腿上也叫戳了個窟眼。

又有一次落在漢奸手，

拷打了半夜檁上懸。

刀砍斧剝咱都不怕，

就怕百姓們不肯幫助咱。」

老頭兒一拍胸脯說：「你別掛念

人人都是站在你們一邊。」

你只要把幫忙的法兒教給我……」

小夥說：「這個可不作難。

一不要你婆，

二不要你錢，

只要你一見敵人就報信，

游擊隊往北，

你對敵人說是往南，

打仗時抬抬傷兵運點茶飯，

掘鐵軌挖公路得夾你動員。

除此之外還有一點，

頂頂關緊也頂頂的難。」

老頭說：「你且說說看，」

小夥子猛立起身站在池面前，

小夥說：「我躲在你家你敢留不？」

老頭說：「若不嫌棄隨你住幾天。」

小夥說：「外人要是疑心把你問？」

老頭說：「就說是親人才把家還。」

小夥說：「日本鬼要不信把你吊起打，」

老老說：「就打死也不能洩露機關。」

小夥子一把拉住說：

「老伯你真好。」

老頭說：「要打鬼子請跟我來。」

外屋裏一老一少說得正帶勁，

灶房中姑娘越聽越喜歡。

嘴裏不說心裏念：

「我爹的心怎就跟我是一般。……」

人家流血拚命爲的老百姓，

要是說破不成了漢奸。

哎呀，要是日本鬼子問着我：「……」

想到這兒怦怦心跳小鹿亂竄。

揣兩碗柳兒茶送出房去，

他爹已經把客讓在偏間，

只聽說：「你在這兒安心躺一躺，

我替你送個信兒到莊南。」

老頭兒跨出偏間見了姑娘面，

從頭到尾交代一番，

「外人來問千萬要答應好，」

姑娘說：「爹，不用操心我自會答言，」

第三段

老頭去後沒多大時光，
忽聽得人喊馬嘶村中鬧嚷嚷，
大姑娘打從門縫往外看，
村外面叭里叭里打了幾響槍，
一陣煙塵跑過去兩匹馬，
馬上的人們穿黃呢軍裝。
村中的百姓爭往屋子裏躲，
關起大門深深把身藏。

功夫不大腳步亂響，
十來個鬼子兵們都端着槍，
有一個傢伙前頭帶路，
賊亮的分髮頭兒穿着西裝，
走到住戶人家打門進去，

拉出來男的女的分帶在兩旁，
哎！披頭散髮這不是王二嫂？
呀！臉上掛血那不是張三娘？
挨門挨戶人都往外趕，
刺刀刺槍托打像趕兩羣羊。
說着說着就要到門口，
大姑娘拔步回上房，
剛說啦一聲：「鬼子來了！」
門拴碰斷擁進了黃軍裝。
不待分說就往外扯，
偏關裏那個游擊隊員也沒處藏。
大姑娘一見那人嚇白了臉，
我的天這個担子叫我怎敢當。

人家是要打日本死過幾死，
老爹爹滿口應承把人家窩藏。

要是在我家出了一點兒岔，
誤了那國家大事，怎樣見爹娘。

心裏着急像要出煙火，

轉眼給趕這一面打麥場。

坐着個鬼子軍官橫眉帶豎眼，

圓裝的漢奸穿綾一般忙。

男人女人對面排兩隊，

機關槍架在正中央。

那漢奸手拿皮鞭高呼野叫，

把一個女人推得一跟踉。

男人躲前叫她挨個兒認，

國出了丈夫帶過一旁。

國承認去人數漸漸兒少，

只聽那兒子官兒發急亂嚷嚷。

賊漢奸連鞠三躬像是賠罪，

轉身來對着百姓兩眼露兇光。

喝一個女人脫下來小布衫勒，

當着衆人就露出胸膛，

漢奸他拿着布衫找他男人認，

鄰個人認不出來心裏慌張，

結里結巴，話還沒說出口，

霍一刺刀流出了肝腸。

大姑娘一看嚇得蒙上眼，

接應着又聽喊爺爺叫娘，

姑娘像個往對面望，

見那個游擊隊員默默不動，

氣得臉皮黃。

姑娘心想：「這可怎麼好？」

我若不認他立刻見閻王。

我若上前把他認，

自己還是沒出門子的大姑娘，

指一個生人叫女婿，

以後叫我怎有臉去見街坊？」

心裏的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

還好可走到面前開了腔。

上眼下眼打量兩遍，

問：「你是鶴梅還是姑娘？」

這一逼逼得嬌娘一身冷汗，
猛然一句話兒浮到腦海上，

鄉人說：「刀砍斧剝他都不怕？

怕只怕百姓不肯真幫忙。」

我若早背有良心不把他認，

這種罪過一輩子也難當。

那些鬼子漢奸夠有多可恨，

殺了他，誰還能打死鬼子保住我村莊。

一咬銀牙把手一指：

「那不是俺的女婿站在那廂。」

漢奸說：「你快到跟前去認！」

大姑娘主意打定心裏不發慌，

走到面前把頭一點，

「這是俺女婿才回到家鄉。」
鬼子官搖搖鬼頭說：「我不信。
看你的模樣還像個姑娘。」

姑娘發急硬說真真是，

鬼漢奸嚙牙冷笑說：「試你我有方。」

你若真個是俺的小媳婦，

當場兒親親嘴兒放你們還鄉。」

姑娘聽說耳邊轟一聲響，

好像個小羊羔兒牽進了屠場。

長這麼大沒跟生人拉過手的，

上刀山也比當場親嘴強，

勾頭不語扯，脖子紅到臉，

鬼漢奸哈哈大笑說：

「害羞是結婚。」

姑娘連忙說：「決，決，決……不是……」

瞥一眼兩邊刺刀明晃晃，

事到臨頭自己敢一死，

害死個游擊隊員死罪却難當。

水汪汪只逼出兩眼苞兒淚，

模模糊糊見鬼兵正要把那人傷。

脖頸一梗上前忙抱住，

嘴唇兒貼到嘴唇上。

撲塔塔熱淚滴上那戰士的臉，

受壓迫苦的辣味哪，

兩片紅唇一時嚐。

.....

噢，諸君！

你試搭蒙起眼皮心裏想一想，
在你面前浮出來兩座塑像。

一個面色冰冷青年的游擊隊員，
一個滿眼含淚純潔的鄉下姑娘。



偉大的中國青年！

好男子出生入死在敵後的戰場，
好姑娘不惜犧牲去救死和扶傷。
兒女都拿出愛國的熱腸，

最後一定勝利，中國不會亡！



諸位同胞們，

我不知這鄉姑娘的名姓沒法宣揚，
像這樣事却的確確發生在前方。
若不忘鄉姑娘犧牲救國的榜樣，
大家快出錢出力把游擊隊幫！

(寒)

82
443708

X

SKBC
MG
1239.96
06/2